

武侠精品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南疆飞龙传

下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二十一 | 奇珍巨宝 | (363) |
| 二十二 | 人面兽心 | (385) |
| 二十三 | 自食恶果 | (404) |
| 二十四 | 宦海波澜 | (420) |
| 二十五 | 迷案疑踪 | (437) |
| 二十六 | 帝宛风云 | (455) |
| 二十七 | 萧墙之祸 | (474) |
| 二十八 | 余波未已 | (492) |
| 二十九 | 巫女情缘 | (509) |
| 三十 | 针锋相对 | (527) |
| 三十一 | 佛光盗影 | (545) |
| 三十二 | 白莲遗孽 | (566) |
| 三十三 | 直捣魔巢 | (581) |
| 三十四 | 漏网之鱼 | (602) |
| 三十五 | 作法自毙 | (623) |
| 三十六 | 赏宝大会 | (640) |
| 三十七 | 欲擒故纵 | (657) |
| 三十八 | 妙手解惑 | (674) |
| 三十九 | 狼子野心 | (690) |
| 四十 | 邪不胜正 | (708) |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疆飞龙传/司马紫烟著. — 郑州: 中原农民出版社,
2001.1

(司马紫烟作品集)

ISBN 7-80641-377-4

I. 南... II. 司...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8800 号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南疆飞龙传 (上下)

司马紫烟 著

责任编辑: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)
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551 千字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4180 册

ISBN 7-80641-377-4/I·064 定价: 36.80 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二十一 | 奇珍巨宝 | (363) |
| 二十二 | 人面兽心 | (385) |
| 二十三 | 自食恶果 | (404) |
| 二十四 | 宦海波澜 | (420) |
| 二十五 | 迷案疑踪 | (437) |
| 二十六 | 帝苑风云 | (455) |
| 二十七 | 萧墙之祸 | (474) |
| 二十八 | 余波未已 | (492) |
| 二十九 | 巫女情缘 | (509) |
| 三十 | 针锋相对 | (527) |
| 三十一 | 佛光盗影 | (545) |
| 三十二 | 白莲遗孽 | (566) |
| 三十三 | 直捣魔巢 | (581) |
| 三十四 | 漏网之鱼 | (602) |
| 三十五 | 作法自毙 | (623) |
| 三十六 | 赏宝大会 | (640) |
| 三十七 | 欲擒故纵 | (657) |
| 三十八 | 妙手解惑 | (674) |
| 三十九 | 狼子野心 | (690) |
| 四十 | 邪不胜正 | (708) |

二十一 奇珍巨宝

来到近前之后，才看见凤胸之下，有一个高可丈半的巨洞，进洞之后，才发现里面是更空的一个深坑，深有十多丈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，石块还浸在水中，高出有丈许。

文廷玉苦着脸道：“我们去开第一道铁门，结果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，就形成了这个样子，宝库沉入了水中，还被埋在石块下面，我们也探测过了，水深约五丈许，整个山腹约有百丈见方，所以我们实在毫无办法。”

郑和观察了一阵，然后问随行的洪天保道：“洪将军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洪天保看了一下道：“不难，给我三百人，在半个月之内，我可以把这个地洞清整干净。”

文廷玉忍不住叫道：“这可能吗？”

洪天保看了他一眼道：“为什么不可能，我可以在上支架，利用滑轮吊车，把石块搬到洞外来。”

“可是山腹中还有五丈深的水呢！”

“那更简单，我在爬上来时测量过了，一共爬高了二十多丈才到洞口，洞口离水面十一丈，加上五丈水深，水底尚在平面之上，在水底开个洞，把水排出去就够了！”

“尊驾说得倒简单，我们也曾动过这个脑筋，可是底下都是坚硬无比的岩石，山腹石壁厚达五六丈，实非人力所能凿通，尤其是人要潜到水底下工作，绝无可能。”

洪天保冷笑一声道：“我不必潜入水中，在外面丈量好后，

钻一个小孔，埋进炸药，只要连续炸三四次，就能把水排出来了。”

郑和道：“洪将军，你真有把握？”

洪天保道：“只要洞底确如所言，未将有把握在半个月内清除一切。”

郑和笑道：“很好，洪将军，你立刻出去召集人手，开拔进来，即时开始工作。”

洪天保答应了，回头就走，文廷玉却道：“这个村子里无法驻进两三百人。”

郑和冷冷地道：“这个不劳费心，我们自会处理的，炊食自给，在空地上架营为宿，不会麻烦到你们。”

“可是其他的东西也无法供应，何况村中尚有妇女。”

洪天保道：“阁下不必费神了，村中的人都要搬走的，我估计，一天内就要排除积水，里面的水流出来，刚好淹掉那个村子，你们也不能再住了。”

“那不行，这片家园是我们辛苦开辟出来的，你们不能任意侵占损毁的。”

郑和道：“文先生，大军进入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扣起你们全村的居民，如果石块清除后，找不到宝库，你们将全体被押解到中土受审。这片田园不要也罢，如果找到了宝藏，你们大可放心，咱家一定会动用全体军工，帮你们重建田园，保证比现在好上十倍。”

文廷玉没辙儿了，只有道：“那我要去通知居民一声，让他们准备一下。”

郑和一笑道：“文先生不必你去，这儿一位是国公的夫人，一位是圣光寺圣僧的夫人，由这两位夫人去通知村民，你陪我们在这儿继续勘察地形。”

文廷玉道：“村中人不谙外务，也不明白利害，二位夫人的

话未必肯听，一定要我去解释清楚。”

郑和沉声道：“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二位夫人只是去宣达一下命令，要他们准备迁离。”

“就怕他们不肯听话。”

“文先生去解释后，他们就一定肯听了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敝人也不敢保证，因为既要他们放弃藏珍，又要他们放弃辛苦开辟的家园，他们不会情愿的。”

郑和冷笑道：“咱家也是这么认为，所以这件事，谁去解释都没有用，但事情又势在必行，讲得通最好，讲不通只有诉之武力，强制执行。”

文廷玉一叹：“敝人就是担心这一点，这些人不明时势，可能会不顾一切去蛮干起来。”

郑和道：“那他们就是自寻死路了，二位夫人只管前去好了，洪将军，你负责陪二位夫人前去宣示命令，若有人逞强不服者，格杀勿论！”

洪天保答应了一声，李珠和姚秀姑看了看梅玉，梅玉只是点头示可，三人遂向后面走去。

文廷玉急了，猛一纵身，飞扑而前，举掌直击洪天保的背脊，厉声叫道：“你们欺人太甚了！”四掌交触，把文廷玉震得倒飞出去，可是他身形落地后，几个滚翻，窜入了一边的矮树林中不见了。

李珠和姚秀姑动作也很快，一个袖箭突出，一个凌空发弹，都击中了文廷玉的后背，但只使他的身形略顿，不等他们追上去，人已隐入树丛中央去了踪影。

梅玉这才微笑道：“洪将军好雄厚的掌力！”

洪天保轻叹道：“这家伙太狡猾了，他那一掌根本就不在攻击，只是利用我的掌力反弹脱身而已。”

郑和也叹了口气道：“这家伙实在狡猾无比，满篇鬼话，居

然编得合情合理，咱家若是不步步进逼，岂不是被他哄了过去。”

梅玉道：“郑公公何必见得他的话是假的？”

郑和道：“这个……咱家却无法提出确实证据，只是一种感觉，国公不要轻视这种感觉，认为无稽，内监出身的人，差不多都有这种本事，善于揣摩人意！”

梅玉倒是有点愕然地问：“内廷的人都有测人心思的本事，那不是成了神仙了？”

郑和轻叹一声道：“真有这种本事的，那是内廷不传之能，故老新传，一代代交付下来的，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秘传，但是能在内廷巴结到一席地位和执事级内监差不多都能得到真传，由一些老前辈处传下来。”

“那究竟是什么功夫？”

“说穿了很悲哀，那是做奴才的功夫……”

梅玉闻所未闻地道：“这还有秘传功夫的？”

“是的，公爷，别小看了这门功夫，那是一门大学问呢，内监是侍候主上的，一是要能察言观色，摸准了主上的心意，才能讨得主上的欢心，也才能爬上来出人头地。所以很多朝代都喜欢派内监为监军，参加军修，那不是用以钳制将帅，而是善用战术这种本事，测知那些将帅们心中所思，最重要的是看他们是否忠贞，是否阳奉阴违，是否暗中存有叛意……”

梅玉道：“难怪有许多将帅，因为得罪内监，被莫名其妙地整倒了下来，原来都是内监们私下告的状。”

“公爷，这一点我倒是要为同僚们辩护了，那些将帅们确实是太跋扈了，是有获罪之道，监军只能将他们的言行记下密奏宫中，却无权治他们的罪，那还是皇帝要他们下台的！”

“可是内中挟怨诬告的事也有的。”

郑和点点头道：“那种情形不能说没有用，但情形极少，皇帝也不是轻易相信人的，他在军中另设耳目，要双方对照后证实

无误，才会下令办人的，内监如果设词诬告，本身的处分更重，一经查明，立刻付之大辟，所以监军给朝廷的报告，一定要十分详实，列举时地人等各种证据，诬告的事不太可能成立。”

“若是有心找麻烦，有的是机会，一个人总免不了偶而发发牢骚，抱怨几句。”

郑和肃容道：“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将军身上，就是不可宽恕的罪行，一帅为三军之主，言行为千表之法，若是他不能对皇帝产生十分敬意，又怎能要求部属们效忠，所以考核主帅，平素之言行尤重于战功……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将帅能战而又对人君缺乏敬意，日久弊深，必将成为桀兵悍将，绝非邦国之福，这种例子在以前太多了，所以太祖皇帝有鉴于此，平定天下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朝纲，不让悍将桀臣，立于庙堂之上，不客气的讲一句，逊皇帝又何当不是太过于软弱，受了桀臣悍将的牵制，才致手中无可用品之兵，甚至于到了西南之后，连一个李至善都可以欺负他。”

梅玉没话说了，他没理由为建文帝辩解，甚至于自己也深以为然，朱允炆太重感情，太尊敬老臣，不好意思执行皇帝的权威，说得好嘛是仁意，但一个皇帝绝不可靠仁道来治国的。

这个话题也不宜再继续下去了，他岔开了话题道：“郑公虽然对文廷玉的言词有所疑，便该早一点的防备他，现在他跑去不知又要捣什么鬼了！”

郑和笑道：“他捣不了鬼的，我们有大军为后盾，这个村庄中最多不过三四十人，我们把两百人都开进来，就足够镇压了。”

“那也要进得来才行呀，他一定先溜去堵塞门户，那片荆棘堵住了通路。”

郑和道：“堵不住的，洪将军去把人带进来吧！”

洪天保答应了转身就走，梅玉道：“文廷玉溜走了，绝不会

让洪将军出去叫人的。”

当洪天保只走到一块较为空旷的地方，冲天而起，在空中爆出一蓬红色的烟雾，凝久不散，用以作信号的。

梅玉道：“指出方向地点也没用，人要进得来！”

郑和道：“人已经进来了，咱家早就下过命令，在进阵之后一炷香的时间，要将洪将军所属的龙虎卫队开进来。”

梅玉哦了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郑和笑道：“国公别担心了，咱家不是越权侵占你的指挥权，这支龙虎队不在正规之内，他们是隶属于锦衣卫之下，由咱家直接指挥的，这也不是咱家不信任国公的用兵，战略兵法，咱家是差，不敢跟国公比，只是咱家受命要保护国公与李夫人的安全，不得不小心点！”

梅玉也没话说了，老实说，他也发现了文廷玉言词闪烁，语多可疑，只是没想到要先发制人而已。

这时，前途人声嘈杂，已经有一部分军士过来，郑和直接把两名军官叫了过来问道：“外面情形怎么样？”

那军官道：“我们进来时，曾受到村落中的暗箭突袭，伤了几个人，不过我们已立刻展开了还击，现在双方各以弓箭射住阵脚在对峙中。”

梅玉问道：“对方有多少人？”

“照人数估计，不会超过三十人，不过他们各自据险而守，一时不易攻破。”

郑和冷笑道：“这批人妄图以螳臂挡车呢。国公，你的意思如何？”

梅玉倒是一怔道：“怎么问起我来了？”

“国公乃一行之主，自然应该听候国公意见，对那些人是杀还是留，要等国公决处。”

这倒是令梅玉难以决定的，因为毕竟也是三四十条人命呢，

人家在海外开辟地而居，自己等人是“侵入者”，道理是说不过去的，可是这次出来取忽必烈藏珍，是奉了大明朝廷的旨意，假如不能够交差，不但自己的责任难了，建文帝在西南恐怕也不得安身。

想了一下，他反问道：“以郑公之意又如何呢？”

郑和道：“依咱家之意，自然是杀无赦，这批藏珍是他们已经献给朝廷了，而且也领了朝廷的封赏，他竟然又霸持住，而且还意图抗拒天朝……”

梅玉叹了口气道：“郑公，话不是这么说，此地并非朝廷所有。”

郑和道：“不然！马六甲国王已经向朝廷纳表称臣，此地也属于大明朝廷所领……不过这些都是废话，也不是讲道理所能解决的，问题是你我是否能无功而退？”

梅玉只有一叹道：“我们过去看看吧！”

他们退到村落那边，只见百来名健卒与村民们仍处于僵持状态，互相用箭射来射去。

梅玉对村中朗声发话道：“文廷玉，你出来讲话！”

连喊了几声之后，一间屋子的顶上冒出了文廷玉的身子，大声喊道：“这个地方是我们辛苦开辟出来的，你们要用水淹没村落，毁我们家园，是我们所绝对无法接受的。”

郑和冷笑道：“你不要设词推托，水淹不过一两天工夫，我们有的是人力，可以替你们另辟水道，把水排出去，绝不会损毁你们的田园！”

“屋子被水淹坏了……”

“可以再造！”

“我们还种了庄稼，养了鸡鸭……”

“牲畜可以移往高地，庄稼可以等明年再种，告诉你们，这次我们奉旨出来挖取忽必烈的藏珍，势在必得，否则无以复旨，

你们若是再行阻拦的话，本监军就要施行雷霆手段，格杀勿论！”

文廷玉叫道：“除非你们杀尽我们每一个人，否则我们决不放弃家园。”

郑和冷笑道：“好，咱家已经警告过你们了，可不要怪我！”

脸色一沉，朝洪天保道：“下令发霹雳弹！”

霹雳弹是一个牛皮小包，内藏炸药，外牵一根引药，点燃后绑在箭杆上射出，箭落之处，就是轰然一声，火光硝烟漫漫，杀伤力与破坏力都很强。

不过才十几弹，最近的两幢村屋已经全毁了，起火燃烧起来，村人也有好几个受了伤。

文廷玉的声音随后厉声传来：“凶手，刽子手……”

郑和道：“是你们自己冥顽不灵，文廷玉，如果你们再不出来投降，咱家就下令毁村，鸡犬不留了……”

叫了几声，对方居然没回应，梅玉道：“他们是怎么了，莫非是退走了？”

郑和道：“咱家也想不透是怎么回事了，他们莫名其妙地抵抗一阵子，又如此莫名其妙地撤退了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洪将军，派斥候先过去看看。”

斥候就是军中的先行探子，洪天保派了四个人，长弓坚甲，慢慢地掩进了那一片村里，然后分别地进入了屋内，搜索了一阵后，派了二个人回来报告道：“屋中人都撤走了，只留下一片空屋子……”

梅玉道：“人撤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有一条小路，足迹零乱，通向另一边的荆棘林，他们多半是退到荆棘林中去了。”

梅玉道：“郑公，他们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是啊，先前那一阵抵抗，实在没意思，以二三十人要抵抗数百人，明知不敌，为什么要来上这一手！”

梅玉道：“他们会不会是想先试探一下官军的实力，发现我们的火器太犀利，才仓促退走了。”

郑和道：“他明知道我们是正规的大军，何必还要试探呢？而且凭他们的那几支弩箭，绝对无法挡得住我们的，那个文廷玉不是笨人，怎么会做这种傻事？”

洪天保道：“启上国公爷和监军，现在要怎么办？”

郑和道：“我们是来取宝藏的，不是来跟他们争斗的，人退走了就好了，我们正好进驻那些村屋，安排放水取宝事宜，洪将军，你四人过去，仔细再搜一遍！”

洪天保要召集大军前去，姚秀姑忽道：“各位，愿不愿意听我这个江湖人多一句嘴？”

郑和忙道：“夫人有何高见，但请指教。”

姚秀姑道：“今天的情形，使我想起了一家镖局同行的遭遇，那是天风镖局，总镖头白马神剑是武当俗家弟子，拳剑双绝，他的镖局规模也很大，有一回走镖，护送一大笔珠宝，结果被伏牛山的盗魁毒狮王猛所劫，白马神剑自然不甘心，邀集了一批师兄弟，杀上了匪巢，夺回了两只装珠宝的箱子，就在他们开箱检验的时候，轰然一声巨响，箱中暗藏的炸药爆了开来，死伤了不少人，而匪徒也趁机反攻，把那批武当弟子杀得一个不剩，经此一战后，武当俗家弟子精英尽失，至少有十年之久才恢复元气……”

郑和道：“夫人莫非也怀疑此间也有诈？”

“这是我以江湖人的看法。”

郑和道：“咱家虽非江湖人，却也深以夫人的怀疑为然，否则那些抵抗一阵又退走，实在没道理。”

洪天保道：“那么末将带人先搜一下，若是里头埋了炸药，末将有把握搜察出来。”

郑和一笑道：“你是有名的如雷大将军，擅长的就是搅炸药，

那就请你多费心吧！”

洪天保带了十来名部下，又开始进入屋中，不到一个时辰他就出来，钦佩地道：“还是国公夫人心细，这些屋子里果然都埋了炸药，为数在几百斤之多，每间屋子都有药线相通，只要点上了火，可以把全村炸得粉碎。”

郑和愤然地道：“那贼子分明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呢！这未免太恶毒了。”

梅玉一叹道：“我实在不明白，我们这次带了几万名大军，他们不过只能抗我们数百人而已？又将何以善后呢？”

郑和道：“挖取藏珍之事十分机密，仅有几个人知道，如若我们都被葬身在此，其他的人不明究里了……”

“至少会查究一下原因。”

“文廷玉他们只要躲起来，始终不露面，大军不能一直留驻此地，当然只有离开了。”

“但朝廷是知道的，自然也会再派人来的。”

“这一来一去至少又是一年工夫，有这样的时间，他们不可挖走藏珍，走避他方了。”

梅玉想了一下道：“我觉得不太合理，如果他们真的移走藏珍，有几十年的时间，早已达成目的了，何必还要等到这个时间？”

郑和想想也有道理，也不知该如何解释了，想了一下才道：“这大概只有把村里的人抓起来问一下了。”

“他们躲进了密林荆棘，要如何去抓人呢？”

郑和一笑，道：“这可难不住咱家，难得他们在村屋中留下了几百斤炸药，我们又有一个神火将军在此，把炸药移到林中来上一阵猛爆，至少可以毁掉一半的地方，另一半是无路可通，根本无法藏人的地方，他们就会现形的。”

梅玉又没作声，郑和知道他心中想法是不愿伤人，因此轻轻

一叹道：“国公，你我都是奉旨行事，有进无退，而朝廷为了这第二次西征，糜费颇多，也是指望着以忽必烈藏珍来弥补，若是徒手而回，你我都负不起责任！”

他见梅玉仍不作声，于是加重语气道：“再说到藏珍的主权所属，那几家后人也不应该是得主，文廷玉的先人已经将它献给了朝廷，且曾受了封赏，他们霸占了此间，又设下陷阱，意图陷害官军，显非善类。”

梅玉终于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个官真是做不得的，简直无法分清是非善恶，还不如当我的江湖人要好些。”

郑和道：“国公说的是，只可惜人生不如意的事常是十之八九，你无意于富贵，但是为了圣光寺，就得勉强做下去，取藏珍的事也一样，有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下去，好在咱家也可以向国公保证一点，咱家出来只为做事，却不是为了富贵，咱家身为内监，富贵是无缘分的，撑不着也饿不了，因此多少还可以凭着一点良心做事，丧尽天良的事咱家不会做，在道理上站不住脚的事，咱家也不会做……”

梅玉只有一叹道：“郑公说的是，也只能如此想了。”

洪天保对火药的确熟悉，他把从村屋中取出来的火药，连接好引线，再加上一批自己带来的，四下分布在林中，点上了引线，轰轰一阵引爆，但听得一阵山崩地裂，整个林子似乎都翻了个身。

这一炸并没有把躲藏的人炸得现形，但是却把棘林变了形，使得那些通道都阻塞了起来，外面的人都无法进入了。

洪天保很善于控制爆炸，他留下了一条通路，就是他们进来时的那一条，只是用一些微量的炸药将通道拓宽了，而且还将旁边的一些通道封死。

这是为了杜绝原来住在村中的人前来骚扰，严密布防之后，他们才开始再度前往宝库的地方去勘察。

等他们爬往洞口一看时，却意外发现山腹中只有棱形的碎石成叠，那一片小湖似的水却不见。

梅玉道：“那片水哪里去了？”

洪天保道：“我们炸塞密林时，一定震裂了地底，这个地方地势本来就高，地底有了缝，水就流走了。”

这解释非常合理，但梅玉却有了新的顾虑道：“如果藏珍也在地缝中被水流失了，我们岂不惨了！”

这一说，大家都担起了心事，郑和最后道：“真要如此，我们也只有认命了，反正只要我们尽了心力，皇上也不能硬说我们的不是……”

军中人手充足，一两天内，就把支架搭好了，系上滑车，把大大小小的石块往上启运，石块弃在山下的平地上。又堆叠成一座座的小山，终于在第七天头上，现出一线曙光，他们没有找到宝藏，不过却找到了一扇石门，门中浮雕着一个张口咆哮的虎头。石门是连在石壁上的，被重重碎石埋了起来。

梅玉他们是带了巧匠，靠着机械的帮助，还有两万余名的丁壮日夜不停地赶工，而且更因为运气好，一阵爆炸将山腹中积水由地缝中泄去，否则一般人要想发现这道石门，倒的确是不容易的。

何况要打开这道石门，还得要有钥匙，梅玉是有钥匙的，他取出了虎头钥匙，投入了虎口之中，依照指示，自右而左转了七转，然后缓缓地推开了石门，但见门后又是一道通道，高约丈许，地上都有尺来深的一种黑色液体，又浓又稠，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。

郑和倒是识货的，他上一次来到西洋群岛，即已发现有些岛国的河流上，就浮出这种黑油，点火能燃，水浇不熄，据说在西域边疆的沙漠塞外，也有这种石煤油的泄出，为当地上人用作燃料。

想不到这个地方也会有这种石煤油的出现，而且在地底溢出，形成尺来许的一道浅流，滚滚向前流去，为数极丰。

郑和连忙叫人将火把等熄灭了，因为这种黑油所蒸发出来的油气也是遇火即燃的，十分危险。

熄火之后，洞中暗无天日。这倒难不住人，郑和吩咐在山腹中远离黑油之处，燃起火炉再以铜镜聚光，辗转映照，把光亮传进洞中，这个方法幸得他在宫中才能知晓，那是太祖有位常贵妃，娇柔多姿，颇得太祖宠喜，她生来多病，尤其是喉头有毛病，闻不得火气，否则便要猛咳不止，是以她的居寝宫中，不得燃炬照燎，甚至于小小的烛火都不行。

但是她又怕黑，入夜之后，一定要亮亮的才行，晚上又要光亮，又不能燃烛，煞是难人，好在有个西方大秦来的工匠，想出了这个方法，在远处生火，利用铜镜传光，才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在海口航行、山间行军，有时要远处互相通讯，利用日光，反映为暗号，这在百来艘巨船的船队而言，是十分重要的，所以他们都采用了这种通讯铜镜。

靠着光线的照明，踏过了黑暗的流区，他们前行数十来丈后，终于在石壁上发现了第三个门户，那是乱七八糟地画了许多壁画，有土人出猎，有山树丛林，自然也有一两头土狗。

梅玉取出最后一道开门的钥匙，却找不到匙孔，李珠对机关削器门户之学颇精，她看了半天，拿出狗头钥匙，在图上找到了那头相同的土狗，在狗身上敲了一阵后，石块碎裂落下，露出一个匙孔，再将钥匙摸入了匙孔，转了几转，石壁可以推动了，终于一阵金光闪闪，他们看见所谓忽必烈宝藏了。

没有一个人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也没有一个人能想像得到珠宝的光辉有如此的灿烂。

五口大箱子，盖子都是开着的，无数的夜明珠就四下散在那